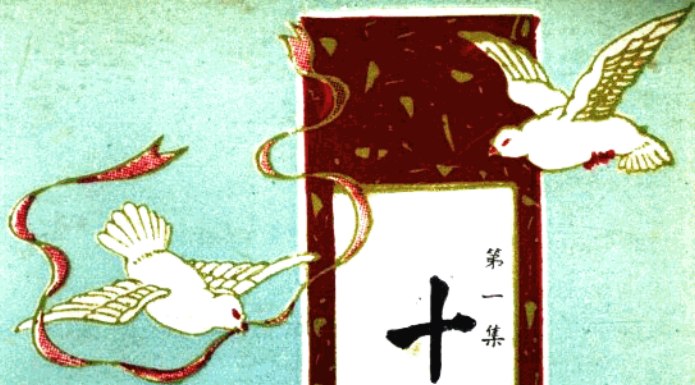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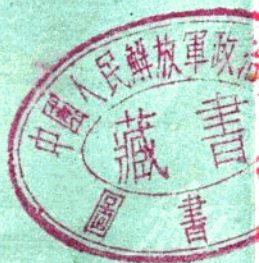




第一集

十年頌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小橋，历史的見證……………雷經农（1）
- 瓦窑沟的变迁……………李来予（6）
- 北川渠两岸的今昔……………王振业（11）
- 西宁一条街……………李来予（16）
- 雪什藏村由穷变富……………孙长祿（21）
- 峽門——紅旗不倒的生产队……………王振业（26）
- 草原紅花向阳开……………邢克忠 牧人（33）
- 記阿尔頓曲克哈薩克族自治区的偉大变化
- 光輝的十年……………赵安民 陈惠根 述之（39）
- 記戈壁公社德令哈村十年变迁
- 十年前后……………古 洪（44）
- 祁連县野牛沟人民公社訪問記
- 从文盲村到文化村……………王文祥（50）
- 大通互助村生产队文化还家記

小橋，历史的見證

雷經农

十年，在这人类历史上畢竟还只是一个短暫的时刻，主宰了自己命运的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創造出多么偉大的奇迹呢？請看西寧的小橋地区，冶金、机械、电力、化工、輕工、食品等几十座工厂沿着湟水、朝阳河的两岸排开；各种半机械化、机械化的車間一座又一座地豎立起来，生产总值几十倍、几百倍地超过解放前馬步芳的厂子；許許多多青海工业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投入各項生产建設，送到青海各族人民的手中；康尔素乳品厂的康宁奶粉，絨毛加工厂的地毯、羊毛脂，都是很有名的。你能不为小橋三万名职工的英勇劳动而欢唱，为祖國光輝的十年而驕傲嗎？

从“八大工厂”談起

历史象湟水一样地不息地向前奔騰，它尽情地歌唱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它又无情地揭露反动統治者的懦弱无能。馬步芳，这个杀人的魔王、貪心的豺狼，早看上了小橋，从抗日战争后期，就在这里开办他的所謂“八大工厂”。不詳內情的人也許要問：“八大工厂”究竟有多大？說穿了，其实就是些破破烂烂的根本算不上工厂的小作坊。就連这些小作坊也是东拼西湊，直到1949年才拼湊了七个，剛剛构成了一条八百米长的小街。在这里他們干着罪恶的勾当，洗毛厂洗出的羊毛換取美国主子的杀人武器，机器厂修补破烂的槍支，鑄造杀人的馬

刀，毡毯、化工厂做点地毯、毛毡、肥皂、火柴之类。然而就在这些工厂里，你也只能见到手摇的破车床，汽油桶改的皂化锅，十五匹马力就能带动的铁杈木槽的洗毛机，至于你想知道“八大工厂”的产品，也只能听到火柴掉头、玻璃器皿爆炸、皮革裂口、变形等等无奇不有的笑话。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小橋一个农牧机械厂去年的总产值是一百六十四万元，比起1949年馬步芳全部工业经过我們恢复之后的总产值还超过65%。要说设备和生产能力，馬步芳的所谓化工厂仅仅有两座鉛室，每座日产五百公斤硫酸，与今天人民化工厂的完全现代化、自动化的硫酸车间，日产九吨硫酸比比看，真是小巫見大巫；馬步芳的所谓洗毛厂里，有几部每小时打包六百公斤的人力压杠机，倘若与今天絨毛加工厂规模巨大的每小时打包一万一千公斤羊毛的电动三箱打包机比比看，豈不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嗎！当你寻找历史的遗迹，即使走遍了小橋的厂子，也难找到馬步芳的烂摊子，因为这些破破烂烂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高速度与老牛破車

十年后的今天，当你眼見这一幅又新又美的图画时，你一定想知道，我們用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展我們的工业。解放前，馬步芳唯一能够称得上是近代工业的厂子要算西宁电厂了。这个厂从1939年开办，从火电到水电，从城里搬到城外，整整化了十年工夫，到1949年的时候，只不过是两部共一百九十八瓩的小发电机，而我們1954年刚在小橋新建的火力发电厂，就先后拥有一部七百五十瓩和两部一千五百瓩的发电机，发电量已經超过1949年的三十六倍多。西宁机械厂去年的“五一”，走出了修配、做小零件的圈子，試制成功了第一台二十瓩的发电

机，到目前已經拿出十五立方高炉、鼓风机、破碎机、电动机等三十多种新产品，1958年的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八倍多。农牧机械厂去年剛生产的播种机，今年上半年就已經給农村送去了一千六百多台。这难道是馬步芳机器厂拉风箱、打鋤头、手搖破車床所能梦想的嗎？

从奴隸到主人

小橋的工人，他們今天是怎样工作着呢？他們再不象解放前那样破坏机器，而是象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着它；他們干活再不象解放前那样的磨洋工，而是以分秒来計算着他們的時間。用什么最能表現一个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心耿耿，莫过于經得起多次失敗的考驗；用什么最能表达一个人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聪明才智，莫过于勤學苦鑽，創造性的劳动。在小橋，你会遇到許許多多这样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电厂有一位在馬匪步芳統治时代就在这个厂子里的老工人，名字叫祁生林，已經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他現在是車間主任，先后七次被評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去年他和青年工人褚德玉，經過四十四次的失敗，終於試制成功了汽輪机叶片，使一台四十高齡、损伤了三分之一生命的汽輪机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为国家節約了近五万元。可是你可知道他們是怎样試制成汽輪机叶片的嗎？說来簡直是令人有点不相信：叶片卡在汽輪机里是个什么样子，他們沒有見過；刨叶片的不銹鋼需要热处理，他們沒有学过；車工、刨工、鉗工他們也从来沒有干过。可是困难难不住有心人，一場又一場的战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每当他們失敗的时候，也許暂时低了头，然而当他們的耳边响起了党的亲切囑咐，記起了当家作主的責任，又重新抬起头来，摸摸热处理的鋼块，瞧瞧車床上的刨刀，想想为什么又一次的失敗

了，于是一场新的战斗又在酝酿发展，就这样一浪推一浪的达到了目的地，终于试验成功了。绒毛加工厂的工人，同样也是经过许许多多曲折的道路，在去年一年中实现了二百一十二件技术革新项目，普遍提高工效一至五十倍，为国家创造财富三十三万三千多元。

“囚犯营”与劳动乐园

光辉的十年，工人们在自己的双手创造建设奇迹的同时，党和国家又给他们提供了幸福而又美满的生活的保证。当我访问小橋各工厂的老工人时，他们简直把我带一幕又一幕悲痛和欢乐的追忆中去，任凭我绞尽多少脑汁，书尽多少纸张，也诉不尽反动统治者的罪状，颂不完美好生活的乐章。

馬步芳的工厂是罪恶的渊藪，黑暗的“囚犯营”，这些厂子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象“抓兵”一样的抓来的，也有一些是逃避“抓兵”而来的，许许多多的童工、学徒工就成了馬步芳开办工业最廉价的劳动力。当他们走进这些工厂，实际上就成为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了，从早到晚只能在龌龊、窄小的屋子里卖命的干活，吃不饱，穿不暖，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冰凉的土炕上，盖着遮不住身的破毡片，疾病折磨着他们，厂长、工头的鞭子抽打着他们。你见过旧社会的监牢吗？馬步芳洗毛厂仅仅一米长、一市尺宽的打包机，就成了站不起来、躺不下去的世界上也罕见的牢笼。你见过蒋馬匪帮的特务对革命者施行的毒刑吗？那些集中营使用的“打背花”、“敲足拐”、“拔筋”的刑罚，在馬步芳的厂子里也是屡见不鲜的。工人遭到“打背花”，衣服被兇手们脱得净光，大姆指粗的麻绳，沾湿了水，抽在脊背上，直到打得血肉横飞，才算满足了他们的狼心，许多工人就这样残废、病死，象一条又一条狗一样，被他

們扔出去。死一樣沉寂的小橋，警笛在怪叫，淪水在嗚咽，工人們要用多少的血和淚來記下這一筆又一筆的血海深仇。

可是當你今天來到小橋的時候，你會看到工人們是怎樣歡天喜地的生活着。工廠的周圍，一排又一排、一幢又一幢寬敞明亮的職工宿舍；小橋街上，有高大而又美觀的百貨商店，有各種各樣設備的工人俱樂部。你幾乎在每一個工廠里都能看到醫療室，朝陽河岸林蔭深處還有一座職工醫院，解放前生病只有死路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你幾乎在每個工廠里都可以看到文化夜校、技術學習小組，成千上萬的工人在精心地學習文化，提高技術。去年，小橋各工廠的一次業余文藝會演中，整整兩天兩夜沒有演完。各工廠選拔出來了一百四十個節目，單就戲劇一項就有秦劇、晉劇、川劇、越劇、豫劇、京劇、粵劇等等。你可以想見，小橋是一個來自四面八方的工人的大家庭，他們的文化生活是非常豐富多彩的。

有一天，我在電廠工人祁生林的家里作客，他滿懷激情地對我說：“看看我家人的身上、床上，再也找不到解放前的東西了。”在這一簡單的話里，截然劃出了兩個不同時代的生活。解放前，他每月六塊錢工資，不僅廠子里經常用茶、鹽等實物頂替，再次從中漁利，還要給馬步芳上稅，給廠長送禮，一家七口人只能過着飢一餐、飽一頓，鋪炕板、蓋麻袋，十冬臘月，全家穿不上一雙襪子的生活。現在，他每月工資一百一十多元，加上他弟弟每月工資五十元，一不送禮、二不納稅，一家九口，生活滿富裕，解放前的痛苦生活永遠也不會再來了。

小橋在繼續跨步前進

小橋十年來的偉大變化，對我們來說，只不過是建設的序

幕，胜利的开端。眼前，一座刚刚落成的车间，手脚架还没有拆除，在它的身旁，另一座新的车间又在奠基了。小橋，还在大踏步的前进中！正在建设中的西宁机械厂的巨大的金工车间，和人民化工厂全部机械化、自动化的电解车间，将为你增添几分姿色；在不久的将来，西川、北川的工业区将和你握手，兰青铁路又将伸展到你的身旁；小橋工人俱乐部一千四百平方米的温水游泳池正在兴建，工作人员的面前又展开两张图纸：一座四千平方米的五层文化活动大楼，和在风景幽美的湟水与朝阳河汇合的地方，开辟一个文化休息公园。

小橋，你这历史的见证者，人们正在为你描绘出一幅更新更美的图画啊！

（原载1959年8月24日“青海日报”）

瓦窑沟的变迁

李来予

也许你在解放前并没有到过西宁，一眼很难看出瓦窑沟究竟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老西宁”对此感受却十分深刻，要请他们来谈谈十年来瓦窑沟的巨大变化，怕三天三夜也谈不完。

十年前的瓦窑沟

你也許在电影上看到过旧社会的北京“龙须沟”居民贫困的生活吧？十年前的瓦窑沟，是西宁的“龙须沟”，是西宁的“貧民窟”。十年前瓦窑沟，是馬步芳匪帮奴役西宁各族人民

的铁証，是对旧社会有力的控訴。

瓦窑沟以附近有一些磚瓦窑得名。西宁人都知道，十年前的瓦窑沟是一个肮脏得人們要掩鼻而过的地方。溝里是牛糞、馬糞、死狗、烂猫之类的东西，每到夏天，臭气便难忍受。加上城里的污水不时往溝里流，垃圾不时往溝里倒，一家屠宰場、几家杂碎店的殘湯碎骨和牛血、牛角、牛屎……，也完全倒在这里，因此这条溝的泉水始終是黑色的。这里又是西宁一个野狗最多的地方，有时一群有十几条，一到夜晚，汪汪的狗叫声，真是使人心惊胆怕。而附近一带，又是荒涼的坟場，一到黃昏，便很难見到行人，只有噪杂的狗叫声划过黑暗的夜晚。

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却住着一百五十多戶人家，五百多个居民。这些人大多是乞丐、殘廢，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小孩，也有几戶极端貧困的农民。他們全都过着极端貧困的生活，有的人几天揭不开鍋，有的人穷得連鍋也沒有。稍微能够过得去的人家，不仅不愿到这里来往，而且連同这里的姑娘們結婚也是不愿意的。这么两三里长的一个瓦窑沟，那时候你几乎很少見到什么房子，居民們絕大多数都是住的又矮又小的土窑洞。每遇山洪爆发，大水从南山上无情地涌下来的时候，瓦窑沟塞滿了洪水，土窑洞被水冲塌，即使不被冲塌，也是很难安身的了。1948年6月下过一場大雨，冲塌了两个窑洞，压死了五个人，其中有三小孩子。人們的生活貧困得真是无法形容，有的人除了一个破碗外，土窑洞里一无所有，全靠野菜、乞討过日子，沒有見過一点白面，有一部分人連褲子也沒有穿的，只能用一块破片片擋着下身。

瓦窑沟的人連揭鍋的力量也沒有，但是，馬匪的伪保甲长这些恶狗，並沒有忘記对貧民的压榨。在反动統治者眼里，从

米是不把穷人当人看待的，瓦窑沟的人们常常被凌辱、欺侮……。

光荣的卫生红旗

瓦窑沟，你难道永远如此破破烂烂，如此肮脏不堪吗？不，你应该欢笑，你应该恢复自己失去的青春……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了，瓦窑沟人民看见了太阳，瓦窑沟获得了新生。1952年瓦窑沟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的人们从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翻身，在经济上普遍得到了政府的救济、贷款，生活开始有了改善，生产也有了门路。一百五、六十个失去了劳动能力的残废人进了西宁市教养院，生活得到了政府的照顾，免除了冻饿的威胁；有十七户人家参加了搬运公司，六十多户人家到附近的砖瓦厂去工作，更多的人在政府的领导与组织下，参加了铁皮厂、被服厂、理发店的工作。总之，瓦窑沟一百五十多户人家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在生活与生产上得到了出路。解放前一直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的瓦窑沟人民，今天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终于有了生活出路，这怎么能压抑得住他们内心的喜悦与激动呢？

新社会给了他们劳动的权利，新社会给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从此便开始了新的生活的建设工作。在每年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瓦窑沟也一直走到最前面。首先，他们清除了旧社会留下的满沟垃圾，排出了污水，运走了遍地横铺的脏物，环境卫生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人民政府为了保证他们居住的安全，组织他们全部拆除了五十七个随时都有倒塌危险的土窑洞，帮助他们盖上了房子。房子一经出现，清洁卫生的面貌便大大改观，室内经过粉刷、裱糊，打扫得干干净净，使人感到一种舒畅的感觉。与此同时，还修建了厕所，建立了垃圾

堆，公共卫生也研究起来了。为了防止洪水对瓦窑沟的冲决，在南山下还修建了蓄水池，所以解放后这里从来没有遭到过洪水的危害。原来在玉带桥附近也有个泉水，但是由于当时环境卫生不好，泉水也十分肮脏，居民不得不勉强食用。1957年他们把这个泉整修了，现在居民们都食用这里清新可口的泉水。他们还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经常进行卫生检查，这样瓦窑沟在卫生运动中便得到人们的赞扬。瓦窑沟的卫生工作是做得很突出的，在1957年与1958年还是城中区的“卫生红旗”单位。

瓦窑沟，解放前后在卫生面貌上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根本不同的结果，这种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穷沟变成了富沟

十年前的瓦窑沟，不仅以脏出名，而且也是穷得不能再穷了的。但是，今天当你走进瓦窑沟以后，你不但要为这里在清洁卫生上的新面貌所吸引，而且还为这里人们的富裕生活而欢欣。“瓦窑沟，由穷沟变成了富沟！”这是今天生活在瓦窑沟的人们一句经常说的幸福而自豪的话语。

瓦窑沟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有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共计约一千余人的居民点了。沿门乞讨的悲惨生活已经跟随马步芳反动王朝的崩溃而一去不返。这里的人民现在正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随着去年人民公社的成立，连妇女也走出了家门，参加了各式各样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

让我们看看搬运工人马海清一家解放前后在经济生活上所发生的变化吧！马海清一家六口人，妻子，父亲，母亲，两个女儿，解放前家里穷得一贫如洗，没有吃过白面白米。可是在

解放后，經濟生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在土改后，买了一个小車子，依靠这个車子搞运输，解决了一家人的生活問題，1954年又买了个大車参加到市搬运公司。由于他劳动認真，現在每月收入将近一百元之多。一个女儿在公社的托儿所工作，每月也能收入二十多元，妻子馬桂英是个接生員，每月也有一些收入。現在，他們已經由破土窑洞搬进了五間嶄新的房子，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服，而且有了相当数目的积蓄。在瓦窑沟象馬海清这样的家庭是很多的。

現在，瓦窑沟群众的生活同过去比較起来，真是象天堂一样的幸福。在解放后新修的日子里，几乎每一家都是陈設齐全，窗明几淨，清新宜人。炕上鋪着新床单，有了新被子。暖水瓶、球鞋等，已經是这里的居民生活中慣常享用的东西了。有的人家买了自行車，甚至有的人还戴上了手表。

新人新事新风格

新时代，新社会，使瓦窑沟人們的精神面貌也在迅速的改变着。赵发海在修配眼鏡时，一位顧客丢下了二百多元錢，赵发海拾到以后，立即送給了顧客，因此受到了这位顧客的表揚。吳吉章坐公共汽車时拾到了五十余斤粮票，他馬上把粮票交給了服务員，表現了高贵的品質。

人們在生产中表現出来的敢想敢說敢創造的精神也是十分突出的。在五金厂工作的朱盛才，利用廢鉄皮做成了鼓風机三个，还做出了小玩具。最近他又試制成功独立式鉗床一个。現在他还准备試制滾边机和鉄皮打眼工具，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旧社会，劳动人民連肚子都吃不飽，他們的智慧也遭受到埋沒。

前进吧，瓦窑沟！

当你站在玉带桥上举目南眺的时候，你会看到今日的瓦窑沟地区已经建设的很美了。沟里不仅出现了崭新的房舍，而且在沟的两旁修建了不少高大的楼房，在曾经是一片荒坟的土地上，今天竟然出现了许多机关、工厂、学校、商店，你能说这个变化不是惊人的吗？

瓦窑沟附近原来只是几条偏街冷巷，而现在却已经发展成了商业繁华的地区。我们且不說那些由省上、市上、区上直接经营的一些工业、商业等单位的规模，就只看看由公社直接经营的一些生产单位，也是很令人兴奋的。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轻工业与手工业性的工厂（队），就成立了十六个，参加各厂（队）生产的社员共有九百九十八名。这些工厂（队）共生产硫酸钠、皮硝、服装、围巾、砖瓦等四十九种产品，并且能从事三十九种修理业务。

十年来，瓦窑沟和瓦窑沟附近所发生的变化是深刻的，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仅仅还是个开始，不久的将来，你会看到这里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前进吧，瓦窑沟！

（原载1959年9月19日“青海日报”。）

北川渠两岸的今昔

王振业

党呵！你是春雨

哺育着每一株幸福的禾苗！

党呵！你是阳光

照耀着每一条河流和山岗！

... ..

——“祖国颂”

山岭连绵，沟壑纵横，一条绿色的带子，翻山越壑，从北向南延伸，象是翡翠项链，绕在大有山的脖颈上……

——这就是北川渠；

北川渠，开始于大通的元朔山下，止于小橋西面的台地上，横贯整个西宁市后子河公社，全长三十四公里，引北川河水灌溉北川几万亩平旱地，使北川根本摆脱了干旱的威脅，使大有山恢复了青春！

过去，飢荒連年餓骨梭梭

今天的北川，变得那么富饶、美丽：那里，耕地连阡，年年获得丰稔的收获；那里，人民笙歌管乐，庆祝丰收，庆祝天天向上的生活……

可是，昔日的北川，却是飢餓、冻餒的北川，却是“三害”——洪水、旱魔和馬步芳匪徒——横行霸道的北川，却是乞儿滿巷道、餓骨伶仃行的北川！在那些岁月里，洪水，吞噬了多少庄稼，掠夺了多少生命财产；旱魔，使多少土地龟裂，使多少禾苗枯萎；而馬步芳匪徒和历代反动統治阶级，那些所謂“牧民”的官吏，不仅不为人民除洪害、降旱魔，反而对飽經灾难的人民大肆掠夺。

“西宁府志”上，曾經概述西宁的水利說：“且宁郡山高水駛，七八月之間雨集，輒有冲漫之患，而土薄沙底便成石田；且以見一郡之大，紆細罔遺，仅有渠如此，而又土瘠水清，收获无几……”于是，“本地小民有仅存数亩旱田，以养八口者”。

水旱災害，是怎樣威脅着西寧的農民啊！這一點，即使反動統治階級，也是掩飾不了的。西寧如此，作為西寧一部分的北川，又怎樣呢？

解放前的北川，約有九萬畝的土地，只有三萬畝水地，其餘的都是平旱和山旱。這些旱地，大都分布在綿延三十多公里的大有山山上和山根。大有山，是西寧最有名的和尚山，寸草不生，怎能種得上庄稼？種上了庄稼，又有幾分收獲的希望？就是山根的平地。在“豐稔”的年代，每畝也不過收獲一百三十斤左右，這叫農民怎樣生活下去呢？且聽，大有山下農民昔日的悲歌：

大有山啊大有山，
年年月月遭干旱，
草木不生苗不长，
多少人家鍋朝天！

就是那三萬畝所謂水地，也只是仰賴一條磨溝和山洪的灌溉，而且大部分為地主、富農所占有，屬於貧苦農民的，真是微乎其微。那些“存有彈丸水地以為根本”（“西寧府志”）的貧苦農民，為了澆水，又曾經付出多么大的血的代價！那時，這裡澆的是“霸王水”，誰的勢大臂膀粗，誰就澆得上水。誰勢大、臂膀粗？地主，惡霸。

“霸王水”輪不到農民身上，農民只得澆“短命水”。所謂“短命水”，就是截洪澆水和利用小渠“點香澆水”。筑壩攔洪，引洪澆地，對於單干的農民，只不過是幻想而已！只能洪水來了澆一陣，根本談不上冬灌春澆。“點香澆水”呢？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水就是那麼一點點，大家都要澆，怎麼辦？只好在地頭點一柱香，你澆半截香、我澆半截香，香燒過半截，不管你澆多澆少，也只得堵住水，註別人澆……

水啊，水啊！北川人民对水，多少年来，又是怕它，又是想它。当秋天雨季到来，人们胆战心惊，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阵凶暴的洪水，卷走了你的身家性命；当春夏之际，人们怀着虔诚的心，希冀着水，等待着水灌溉赤日下的禾苗。不过，你怕也好，你想也好，水还是那么任性，想来就汹涌而来，不来人也没有办法……北川的人民啊，在那黑暗的时代，成了自然的奴隶，任凭水来摆布！

现在，干渠漫山沃野连阡

1949年9月青海解放。北川的人民，开始摆脱水的摆布，水，在解放了的人民面前，开始驯服了。

1950年，人民政权成立还不到一年，党和政府就给北川人民派来了勘测队伍，踏遍大有山，勘测北川渠。

1951年，北川渠正式动工了，几千民工，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改变北川干旱面貌的斗争。

多么伟大的工程啊！从桥头到小橋，渠道蜿蜒在山间，爬越景阳山、雷城坡等高山低岭，横跨清水沟、寺沟、大南沟等深沟牙壑……解放前，谁敢想象这是可能的呢？

多么艰巨的工程啊！景阳山挡住去路，人们就用铁头、铁锹腰砍景阳山，劈下几十公尺，把水引了过去；寺沟，拦住了渠道的通途，人们就拿出移山填海的本领，筑下二十二万方填方工程，架起四十六公尺长的大渡槽……。解放前，在这高山牙壑面前，谁能不俯伏听命？

多么复杂的工程啊！从南到北，干渠经过六个隧洞、二十四座跌水、二十一座涵洞、四座渡槽、九座车桥；从南到北，干渠上得修七座退水闸、二十一个退水、跌水陡坡、三十五个斗门、三十三个排洪桥和排洪槽……。解放前，在这么复杂的

工程面前，誰还敢做更多的幻想呢？

然而，解放了的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沒有被艰巨、复杂的工程惊倒，而是用最简陋的工具——鐮头、铁锹，靠一双劳动的双手，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到1952年冬天，终于制服了高山牙壑，使北川河水为北川人民造福！

从此，北川渠繞着大有山，使北川三万五千多亩平旱地变成水田，使其余的老水地得到充足的水量。从此，北川渠两岸的人民，摆脱了飢饉，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笙歌管弦 欢唱丰收

现在，北川渠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把水按照农时的需要，充沛地输送到沿綫三万多亩土地上去。

北川渠，这条每秒最大流量达七立方公尺的渠道，从1953年起，給北川人民带来了多少利益！在灌区的三万多亩旱变水的土地上，1958年每亩平均产量达四百五十斤左右，較1953年以前每亩一百三十斤，增产将近二倍半；灌区的另外三万多亩老水地，由于得到充沛的水量，增产也异常显著，平均每亩增产一倍以上！

上孙家寨，这个处在北川渠中游和下游交界的生产队，在解放前只有六百亩土地勉强能够澆上一点水，其余的一千五百亩都是旱地，庄稼十种九不收。可是，北川渠修成以后，上孙家寨起了根本的变化，全队二千一百亩土地，冬灌春澆，随时都可以得到充沛的水分。

当我訪問这个生产队时，正是麦黄季节，充滿丰收喜悦的社员，異口同声地告訴我。全队川水地每亩可以收获五百斤以上！五百斤，十年前的上孙家寨，誰见过这种庄稼！誰想过能收获这种庄稼！